

## 向着经典写

文/朱山坡

二十年前,我在镇上读初中。有一天晚上,被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拖着从一个狗洞钻进了电影院,看《伊豆的舞女》,深受震撼。诗人告诉我,电影改编自小说,小说的作者叫川端康成。至今我仍然记得,简陋的电影院里只有寥寥的几个观众,连放映员都中途离开,直到诗人肆无忌惮地嚷起来他才从外面回来换片子。在那个孤独而由于旷课而惴惴不安的夜晚,川端康成把巡游艺伎薰子送到了我的身边。几天后,诗人把小说《伊豆的舞女》送到了我的手里。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部经典,我的目光一下被拉长,使我忽然有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梦想。

经典作品是被种在作家内心的种子。它会激励你,也会折磨你。我就被《伊豆的舞女》反复折磨多年。它呼唤着我,但离我又那么远。我想在它的身边立起另一座丰碑,但那么艰难那么遥不可及。然而,我的心一直在蠢蠢欲动,像一只蟾蜍要跳到月亮上去。父亲发现

了我这个可怕的念头,坚决反对我窥伺他一无所知的文学。他担心我因文学影响学习,在我读书的时候,几乎隔一段时间便收到他的信,信上写的都是围绕上述主题的豪言大义,行间充满了武断,但又软言恳求我不要沾文学。每次收到这样的信我都很沮丧,但都极力按照父亲的期待去做。参加工作后,我到了政府机关上班,我的目标是尽快当上一名副乡长,以满足父亲平生之渴。为了这个目标,我付出了十年之功却没能实现。有一天,我对自己说,到此为止吧。于是我撇开了父亲,开始了写小说的旅程。这是十年前。

那时候,我对文坛几乎一无所知,但我知道像《伊豆的舞女》那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。后来,我又读到了马尔克斯、福克纳、博尔赫斯、卡夫卡、奈保尔他们,知道站在川端康成身后的经典作家还有很多,还有很多像《伊豆的舞女》那样好的小说。我的标杆就立在那里了。于是,我度过了一段奇妙的时光:

冲动,蛮横,狂傲,怀疑,困惑,自卑,胆小如鼠又浑身是胆,分不清楚白昼和黑夜,用不尽才华和力气,新的灵感每隔几分钟便来光临一次,像新开张的店铺顾客盈门、川流不息,无论我怎么忙碌也应接不暇。我的小说一篇一篇地大功告成,一个又一个被我虚构出来的人物行走在虚拟的世界里,令我惊喜交集,又忐忑不安:他们和经典人物有多大的差距?如果我的小说成不了经典,它注定就只是垃圾?我掉进小说的黑洞里去了,暗无天日,不是在写小说,就是为写小说而准备。身体里有一百个川端康成鞭打着我,仿佛我生来就是为文学舍生取义、粉骨碎身的……

十年后,这些可怕的愚蠢和多余的激情纷纷向我挥手告别。我终于知道了作为一个作家,从来就难以获得尘世中的光明。每一个作家都在属于自己的隧道里奔跑,没有尽头,好奇,孤独,狂乱,惊慌,迷失,绝望,一个人的战斗,光明只存在自己的心中。川端康成走完了他

的那条隧道,他不跟别人赛跑,因而他没有焦急,走得那么从容。那是一个历尽坎坷的人走过的路,没有痛哭,没有抱怨,甚至没有一声叹息,他以死的眼睛看到了光明。我突然变得不急,变得只有理想而没有野心。我终于能独自摆平内心此起彼伏的冲突和纷争。我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篇小说,每一个文字。向着经典,一步一步跋涉。

然而,我每次都以为离理想中的小说距离越来越短,越来越短,仿佛只有半步之遥。我用剩下的时光和耐性跟那半步较劲,跟自己理想中的小说较劲,看走完最后那半步到底有多难。于是,这些年,我写下了《鸟失踪》《陪夜的女人》《灵魂课》等小说……如果N年之后,我不再提起上述这些小说,那说明,我已经朝着那剩下的半步又前进了一点点,或者,我已经跟自己,跟理想,跟那该死的半步达成了和解,从此内心已死,天下太平。■

## 金丝竹

文/吴思骏

记忆里,儿时家里有很多竹子做的家具,竹椅,竹床,竹博古架,还有一张专属我的小竹椅,有斑纹,是不是湘妃竹已不得而知,平时用来做作业,家里来人和小孩子们一起坐在边上的小矮桌吃饭所用,如今已不知何处。

当我买了仙林的房子,自己开始整伤院子时,就设想好了在屋前的水池旁种上一丛竹子,配上几块石头,做个小景,于是便邀上阳先生一起前去花卉市场。

在众多斑竹里我一眼看中了湘妃竹,杆子上的斑纹是我喜欢的类型,斑竹有凤眼、梅鹿和湘妃之分,这其中又以湘妃竹为最好。古代文人喜欢把玩上好的湘妃竹制成的清物,如竹扇、茶具、笔杆、乐器等,因其斑纹自然文气,且又稀少,湘妃竹的收藏价值相对来说是这三类斑竹中最高的,如今这些清物更是价格不菲。喜欢湘妃竹也因古人文章里常描述湘妃竹的典故所迷恋,传说,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千里寻舜帝。到君山后,闻舜帝已崩,抱竹痛哭,流泪成血,落在竹子上形成斑点,故称“湘妃竹”。

同去的阳先生见我看中了湘妃竹,便说:“好看是好看,但这名字听起来让人联想到有点悲悲戚戚的,种在自家院子里,还是喜气一点的东西更适合些”,最后在一片竹子里选中了金丝竹。

金丝竹的身子杆也好看,青色的皮中夹杂着一些丝状的金黄色。在层层翠绿的叶子铺絮下来,犹如绿色云朵缠绕在金色的竹杆上。临水池边种上了一丛,前面摆了一小块灵璧石,还放了一株雀梅,这样搭配使院子原来乏味的东南角有了层次,再加上水中的倒影瞬间生动起来。

每天时不时去看下刚种的竹子,给它浇浇水,松下土,去掉竹杆上的虫子,看着那层绿绿的已经渗入了你的心里,让你很想和它谈个情说个爱,也许尘世间万物真是有灵的。

每到下雨时,我常会泡上一杯佩兰茶,自己种的,坐在门口的藤椅上,隔着玻璃看着外面的雨,看外面的这丛金丝竹。此时的雨下得不大,雨水顺着竹叶静静地滴答着,却击破了镜子般的水面,碎化了水中的竹影。雨大了起来,挂在叶子上的水直接流入水池里,也拉弯了竹杆。平静的水池顿时活了起来,池里的锦鲤,追逐着这些水柱,水面上原先碎化的竹影瞬间荡然无存。风雨中的竹子随风飞舞,伴随着嗖嗖声在空中张扬地画着撇和捺,好不潇洒。让人想起李安电影《卧虎藏龙》里那段精彩的武打镜头,是在竹林里拍摄的,李安把这段玩得很过瘾,一种惬意,一种境界,玩进了奥斯卡。雨过天晴,一缕阳光透过嫩绿的竹叶,洒在水面上,让竹影空隙间的蓝天零星地闪烁着金色光斑,也洒在浮出水面的银色和红色的锦鲤上。此时如果莫奈在场,一定会架起画板,留下这美妙的瞬间。

抿一口佩兰茶,看着这片金丝竹,任凭香气回荡在唇舌间,被一窗一帘的绿色感动着。■



暮归  
摄/杨雨廷

## 饮茶图

文/刘季

越河街,清荷茶舍。下午一点半,小巧清丽的茶舍女主人开门迎客,语轻气柔。虽早有耳闻但一头扎进茶舍内,还是吃了一惊,果然情境别致。幽静的室内,气息宁静且净。是可安心之地。

茶舍内所有陈设的面目一律很“旧”。那是一种有序的旧。干净的旧,艺术的旧,旧得有味道,旧得让你觉察到时间的深厚和岁月的光华。旧得让你心生温暖。

比之室外阳光充沛的深秋,茶舍内光线暗淡,茶叶浸泡出的缕缕清香,让人恍若书架上站着张爱玲。还有一些时尚杂志,茶架上躺着各式茶饼、仿古的柜子里摆着各式玩意儿……空调管缠绕着绿叶,是装修便也是点缀了。

烧水、焚香、泡茶……

那时辰只有两位茶客落窗而坐。静寂之中,女主人打开音响,古典的琴声立时如轻风般缭绕在室内。

有一年在北京,朋友请喝茶,国贸附近,阿秀茶馆。女主人也是个年轻女子,风轻云淡的模样儿,午后的茶馆客人也极少。彼时人物和眼前这场景极相似。那个叫阿秀的女子和眼前这位叫珉的女子,都是芸芸众生中特立独行的女子。面上是经营茶舍,实则是经营自己的心灵,她们表面风平浪静,内心却很坚韧。眼下,能有多少人如这般驻守自己的心灵,不被喧嚣的洪流裹挟?她们的茶馆风格又几乎一致,小且独特。不论市俗喜好,在大众和小众之间,断然选择后者风格路数匠心独具,那是她们自己的内

心体现。

宋代有幅名画:饮茶图,画中四女,个个仪态万方,侍女双手捧茶盘,意思明了,饮茶图是个团扇的画面。实在喜欢那种气定神闲的气息……看来从古至今,茶和女子当是最相宜了。

进过大大小小的茶馆,周庄的茶馆大到可听苏州评弹,沿街,热闹,游客往来无所顾忌,呼朋唤友,坐下歇脚,喝杯水,起身赶赴下个景点,哪管你唱的什么曲演的哪出戏,以至一曲《西厢记》唱了好多拨听众;北京的茶馆可听京剧,众茶客时不时地高声叫好,那是京城人的喜好,茶桌上配以各式点心,人声沸腾,畅快淋漓,饮茶次要。听戏捧角儿是正经。再比如老舍先生《茶馆》,一碗茶水品得出民族兴

亡,盛得下战争与和平。

我曾经同时购买了陆羽的《茶经》和冈仓天心的《茶之书》。两书各不相同,同为说茶,天壤之别。茶之亲,近在咫尺,家常餐桌,办公室,会议室,桌桌有茶,随手可捧。茶之道,盛得下礼仪事态,自然天时……却更能一碗见人心。

这一刻,茶舍里的人,物我两忘。窗外,叶子遍地,秋天到了……

关于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有这么个段子,他的徒弟连扫了三遍庭院,他仍是不满意,徒弟感:千利休走到庭院里晃动着树,落叶纷纷而下,一尘不染的庭院立刻生动起来。有了生命的气和表达……■